

明臣奏議卷之三

綿州 孫桐生

受業

林懋森

四川通志
卷之三
孫桐生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陳言邊務疏

宏治十二年

工部
王守仁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安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死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結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姦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日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積場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有

明臣奏議

卷之三

宏治十二年

八

以痛革弊源懲艾振作新遠小臣何敢潛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諫至於軍情利害事機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有可進幸伍所得言者也謹陳便宜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可不豫蓄哉今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外曾無可繼者如是而求克敵致勝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將李綱之徒以為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任事如數子者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人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也臣愚以為

今之武舉僅可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收韜畧統馭之才公侯之家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以書史騎射授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不比上年校試三年選舉至於兵部白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得以周知道里遠近邊關要害虜情虛實事勢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人矣孟子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北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

明臣委議

卷之三

宏治十二年

二

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所以駕馭而鼓動者如何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今日多事則驍勇强悍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眾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矣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

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然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懈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詔諸將於萬人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眾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

明臣奏議

卷之三

宏治十二年

三

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賞貴賞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官軍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以敵爲謀也三邊之戎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緩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萬全之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摧方強之虜今邊臣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子弟卽豪門資緣皆以權力強委之也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敢不受乎其受之肯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索然矣其何以臨師服眾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眾徒以虛國勞民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

明臣奏議

卷之三

宣治十二年

四

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復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兵勢日張士氣日奮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偽逃或揜匿精悍示弱或詐潰埋伏或潛軍請和是皆誘之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墜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追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所以得志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不以爲坐視其捐之不以爲失機養

威奮憤惟責以大功而小挫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戰是投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計惟宜環城固守遠斥埃以防姦勤間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音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高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不可禁遏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守旣堅則是周悉萬全而不可勝者旣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匱我盛則虜日衰我怒則虜日曲我逸則虜日勞我堅則虜日虛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

明巨奏議

卷之三

宏治十二年

三

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邊夾攻首尾橫擊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常談今之爲將者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翫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忍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先生功業俱在西南未嘗北型虜庭無所表著然讀此疏籌邊已無餘策使邊臣實實能以先生所言者見之行事便是久安長治之規讀先生八策勝孫子十三篇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正德元年兵部主事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所以聖以能隱惡揚善也臣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當理與否意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能輕率論列非果有意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竊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國事而徒足增陛下之過舉耳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豈不寒心况今天時棟瓦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元年

六

八三川

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旣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查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不可壅塞手足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觀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人直言無隱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

愚聞之同鄉先輩云先生此疏入下錦衣獄刑訊刑具自拚逆瑾聞之因得不死僅謫龍場知天生先生爲一代大儒明道學以正人心除反側以定禍亂卽患難中蒼蒼者實有以陰陽之非偶然也否則自古之以直諫而得死豈少哉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迺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拂而不受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哉臣請爲陛下言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在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曰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年

七

一〇二

藝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誠使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

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
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
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
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
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
必且有沉溺之患大車馬本致遠之具豈非利器乎然而用非其
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
以脫離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化囂頑就此二說
亦復不過得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初嘗
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
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
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崇慕釋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年

八

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
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歿則其壽亦誠可謂高
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釋迦又高也佛能
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急難則其仁愛及物誠可謂至
矣然必苦行雪山奔走道路而後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天
下各得其所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
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其
神通妙用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堯舜則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
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陛下若以堯舜旣沒必

欲求之於彼則釋迎亡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迎之道則吾中國之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此非臣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唯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七年

九

川又川

即今賊勢少挫若趁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廣東止於仁化縣要害把截而夾攻不與焉贛州龍南有泅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而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雖聲勢相因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相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以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頗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遶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遶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上猶則始遣人佯擄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

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一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剿隨且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湖廣廣東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具本題知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一十三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令旗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痼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直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緩急以爲後先如此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人不覺也然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五

100x

益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大患可除千萬人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抉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積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人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

而廢國祿唯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州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觀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竝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四

一〇一

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珦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賞罰旣明人心激勸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其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採諸道路皆以爲盜賊日滋由於招撫太濫招撫太濫由於兵力不足兵力不足由於賞罰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亦未嘗不畏誅討唯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怙終之寇可施於同心向

化之徒而不可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被害之民恃
官府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
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脇之民不任其苦知官
府不足恃亦遂靡然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出劫日熾知官府
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眾知官府必不能爲已地
也夫平民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
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
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間諜
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日滋由於招撫太濫
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有司必欲招撫亦豈
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
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五

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始至
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先奔不交鋒而已敗
以是禦寇猶驅羣羊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
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
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
則必有失律之咎招撫策行則可以安居無事無調發之勞無戴
罪殺賊之責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故甯使百姓荼毒而不
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甯使孤兒寡婦顛連無告而不敢提一
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出於不得已其卒遂守以爲
常策故曰招撫太濫由於兵力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
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走不待戰而北

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詘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不足由於賞罰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調狼兵大舉恐不足掃蕩巢穴是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脇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羅之慘有妄殺之弊班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六

十一

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已驗者臣近揀南贛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唯成功是責竊以爲可省千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卽刊印律例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或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無可推託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日熾哀民生日蹙憫地方荼毒愈甚痛百姓冤憤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

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
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
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
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
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道死罪於萬一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一年

七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連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理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眾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甯人烟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甯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散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壤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居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六

民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可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捕雖少甯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散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千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圍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甯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

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甌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遺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鄰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一勞永逸事頗相應且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緝寨以奠數邑民居事頗相應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稱便軍民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卽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地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九

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豈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緣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勦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設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

月可成民所未敢擅爲者唯縣治學校須命下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眾心一散不可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勅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眾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陛下陳其梗概言不量力請非其分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唯不加咎誥又悉與以施行不唯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畢舉知國議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效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

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所恥也自寵
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譏劣亦豈草木無知不思翰策以
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
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一年

三

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等冥頑克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王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孥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蓋皇子孫收有流傳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歸約束比之姚源王浩入華林胡雪二東鄉徐仰四建昌徐九齡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旣多俘獲亦盡數十年禍害已除三省冤憤頓釋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

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諸賊入境卽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俱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眾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邢珣等議得柵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柵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

左溪諸巢爲賊之心腹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餉期尙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左溪入知府刑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郊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純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令其亦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臣

十一

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過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一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眾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入伐木立柵開塹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砲鉤鎌使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視賊張立旗幟燕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

因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
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率壯士數十
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指揮
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
遂破長龍穴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鴉頭巢破狗腳嶺巢破菴背巢
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眾
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眾扼險出禦見橫水烟焰
障天銃砲撼搖山谷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奮勇力戰而
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
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
俱至橫水知府唐純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
巢守備指揮郝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驚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
破竹壩巢知府李敷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
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
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
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簦
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
猿臂而下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
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宣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
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宿於各山絕險
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
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
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尙百餘里山路險峻

二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福岡勢分備多前後
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
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窩井巢知
府季敦守備指揮郊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純攻
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
坎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鳳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
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
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
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
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
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敦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
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郊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賊仗數多是日各
營官兵請乘勝進攻福岡臣復議得福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
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
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日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
名而罷又詢訪鄉導其所由入唯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
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窺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
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唯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
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
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心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
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
前頭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
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

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李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補副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純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馳其眾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抵死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遠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從鎖匙龍竝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純之兵復嚴陣迎賊又勝之會日晚猶抗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珣破補岡大巢被梅伏坑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戢破西川界巢破鎖匙龍巢被黃竹坑巢知府唐純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尙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純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郝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戢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墩分屯轟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

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葺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純又破杉木均巢破原曠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枕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谿壑之內饑餓病殍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補岡之賊略盡臣以其職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獠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敦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邢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邢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敦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

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番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旣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乃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宓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郝文知府邢珣季敷伍文定唐純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指揮謝利等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旣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彥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敦呈據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重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迹罕到其初葦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雜處于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乘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眾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100x

爲患合無二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三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備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縣呈詳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

承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簽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烟驟集地方果已宜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與南康亦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二年

三

正德十二年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提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命驚惶竊知攸指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棄短拔之間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債謂其責任不專無以聒屬人心賞罰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以提督之任授方略而不拘以制責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激勵三軍以旗牌號召遠近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三年

三

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洞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賞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成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所分布舉動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獻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忍恥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賈等聯眾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阻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難之民果皆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竝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妄行兵不敢迫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書

104

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同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差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勝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搖動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拾涣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速至庶解東南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前師因難與邦未必非此臣弱

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非臣任今扶病赴閩實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坐視失此機事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將一臨遂遵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臣之心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曰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極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忠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成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三

上

斷南北收闔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墮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琦袁州府知府徐連益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陰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僱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遭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二十餘萬庶幾軍眾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謀反重情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宦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眾譏謗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宦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爵兌米分遣逋寇四散剽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同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二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李巖代齋偽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奏

上

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歲比承芳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潭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奉數供係先在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裴帶家小由水路起任行至省城適遇宦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眾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數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惜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數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數與承芳代齋數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今審據前因參照宦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回朝實託心脅舉人劉養正蓄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爲之出謀發

慮既同狗彘之行難追斧鉞之誅參政季敷教授趙承芳義夫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非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李敷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覬覦豈特一宦王天下姪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偽檄一紙封固專差親齎謹題請旨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三

川少川

照得先因宐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宐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始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怯於宐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五

106

建接察使致任劉遜先任參政致任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喻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宐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宐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宐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郡王儀賓并僞授都督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從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兵等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連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宐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
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連攻惠民門入知
府戴德儒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
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思攻進賢門入知縣談儲推官王暉知縣
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徬夾攻擊以佐其勢
是日得謀報宣王積兵千餘於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
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
中十九日發市汭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宣王之惡
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
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
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
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完

118

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
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
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宣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
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
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符
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鈞僉事賴鳳都
指揮王圮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
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
宣王向往相機擒剿另行奏報外竊照宣王逆焰薰天眾號一十
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懼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
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土養病丁憂
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

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皆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際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望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况敢邀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單

一八

諫止親征疏 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閣南京
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命將官
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
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
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
請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
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
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勅一道齎付都
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
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給出榜文
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叛逆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聖

上〇

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
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逆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
節該奉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
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
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
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軍
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
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宸
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
掃蕩聞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
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辨此是皆祖宗
在天之靈我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

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於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致奸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關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尙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關外緣因獻俘誠以昭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知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聖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本請兵征勦外隨着
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
安始爲牽制時遠近軍民怯於寧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
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
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
張鰲山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
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
暴雷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
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
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望

108

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
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
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連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
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
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邑是日
得課報甯王伏兵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莫不切
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汎地先是城中爲
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
敗潰之卒奔告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
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竝進梯絙而登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
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

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
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面
分兵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
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報稱甯王於十六日攻
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
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
援甯王聞之大恐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督兵
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城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隨趨安慶臣以
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
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鬪安慶僅僅自守必不能
援我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
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

明臣表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器

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
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
果如臣等所料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於是遣知府伍文
定邢珣戴德孺徐連各領精兵五百分道竝進擊其不意又遣都
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
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
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
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振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
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
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
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甯王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

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連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躁乘風而前逼黃家澗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連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噪竝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眾稍遁散甯王震懼乃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瑛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聖

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稍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竝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連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集火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等官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

及之於樵舍犬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各另監羈候解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竊照寧王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之眾召募四方武藝驍勇縱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帆檣

明臣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吳

蔽江眾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鑄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與爭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唯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被強寇十萬之眾是皆宗社默佑陛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連戴德瑞陳槐曾瓊林琬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睴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橋隨哨通

別楊助陳且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化萬士
賢馬津等雖效力輸能亦有等例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
並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連戴德孺等冒險鋒功
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
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
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攫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
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
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宐王者蓄其不軌之謀
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
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
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明巨奏議

卷之三

正德十四年

三

明臣奏議卷之四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仰升甫校刊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依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一

八八三

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甯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昭之以日月憫惻憫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起厯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懷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夫甯藩不軌積之十數年持滿而發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

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甯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得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則有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連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二

紀雖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成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回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己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爲兵楛以撓其進止壞其進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提奏本內旣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死於鋒鏑或犯難委於溝壑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甯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於冥冥中者夫倡義討

逆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旨重爵是曩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微勞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爲功乎臣世受國恩盡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鯁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曩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曾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三

川上川

臣者普於眾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樹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熒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悚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已具陳之矣然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未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眾美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乃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四

十一

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不自覺其言之躁妄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授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共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地土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

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摧敗之速功成之後不復以同事諸人爲庸使其時不幸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封爵而同事諸人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而自求無實之殃乎反不若退縮引避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眾口之誹也彼託故懷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五

追論其平時邪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

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

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

克敵而已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

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

之忠者乎人在平居無事扼腕抵掌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

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况矢石之下劍

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

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不悖然亦不可以

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

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

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論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

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懲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唯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開日月之光然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輒爲諸臣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觀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哉徒以事關宗社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六

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眾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眾人之死而共成之掩眾人之美而獨取之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縲絰憂苦之中非有可言之口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

切祇禱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七

十六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淮南京
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
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
部尚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
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
哀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
悚旋復追惟臣前遇甯藩之變誓死討賊收復南昌宸濠就擒其
時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
至八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
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燬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八

1011

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簡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啟本一封眾共開
視云是胡世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啟之類皆在
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叛逆之舉未必曾
與通謀况此交運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
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牽引奸
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
以安反側者今亦宜從其事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燬後
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摺簿籍既未送官封記又事發日久別生事
端委的真僞難辨無從查考着原摺獲之人盡行燒燬欽此欽遵
外臣等莫不仰歎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
慮遠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
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

臣之大義尚書張了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甯之獄
與于麟無干今臣等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
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託爲他
人書啟歸以欺濠罔利子麟之啟無乃是類與不然于麟身爲執
法大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畏忌而數年之前肆然稱臣於
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
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
奉欽依爲此具本奏聞伏候勅旨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元年

九

川〇一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
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
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
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遺告而乞
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
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
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
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
賙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迹可
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
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二年

十

101

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
矣乃不意身歿之後而尙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
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
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
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
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並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
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身沒
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
修撰歷陞南京吏部尙書其間充經筵講官口講官又選充東宮
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修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
積勞久而被遐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
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生被誣抑歿

有餘恥此臣所以割骨痛心不得不從陛下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躋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以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求一表暴者也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伏覩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宏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恥於自陳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反以爲詬臣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二年

十一

竊自傷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寃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唯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深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人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後代孝子慈孫將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

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唯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激切之至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二年

三

次十一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洵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鑿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勅遣官獎勞諭慰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跡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卽時就道故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五年

三

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日甚月深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圖報臣之本心若冒病輕出至於饋事死無及矣臣又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圖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

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
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宜刑部尙
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
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
以濟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迂疎多病徒持文墨
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病田野俟病痊之後
使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
而不相悖矣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五年

四

文淵閣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嘉靖七年

王守仁

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所以仰副朝廷重委者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犛獠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加以師旅因以饑饉郡縣凋敝日甚小民困苦日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間也益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不爲日後長久之謀遂一時虛名或遺百年實禍膏澤未洽於下小民無愛戴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蠻夷無信服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議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七年

五

見則達往歲宣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用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二人之中選擇而使

之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

謀矣

赴任謝恩遂陳虜見疏

嘉靖七年

王守仁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之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勸率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涇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尙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頗有所聞不敢不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自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七年

二六

一〇

兩廣軍門專爲諸貉獐及諸流氓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不爲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且不能無倦况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刦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益梗撫之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始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

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彼將自服夫二會之阻兵拒險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不奮而事所以難濟也又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畏罪遁誅之虜相持三月有餘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所以雖眾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會目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七年

七

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二會遂能改惡自新則我豈必固求其罪若尙不知峻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尙至兵甲之煩哉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會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微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徒有虛名反受實

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調遣
既設流官官府歲發民兵千數以防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
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
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
不能得分寸之益而反憂勞徵發腴良民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
此流官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
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
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
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
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
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獠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
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
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
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旣有所聞見不敢
不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
復查議失設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七年

六

大明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嘉靖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龔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則勦是陛下之心唯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五

上〇〇〇〇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思久長之圖者也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

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墻墉之限獷牙童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鬪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知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接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道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四

詢諸其父老子弟皆以爲善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眾心而壞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蕪王受等各率眾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被蕩雖葑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會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終無所濟臣等見其悲慘無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16

聊之狀誠未忍棄去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顧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眾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犛獯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甯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

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解宇漸完則將林富量移別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甯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如復別有定奪均乞明裁處

近見土司之反側俱繇地方官處置之不善非無官之患諳此疏而官吏地者御夷之法思過半矣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一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猖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旣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爲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住南甯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閒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後住劄叅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未免勞民動眾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官軍打手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又得免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頂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巡撫田之間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悉照議處林富事例

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治理仍乞將沈

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兵備如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四

三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安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緩輯况兩府設立流官及修築城池營壘百務並舉若無專官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但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還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賞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

明巨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五

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甯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稟質稍弱不耐崎嶇易生疾病似於風土非宜臣看得罷職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衮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

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牀蓆驅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其才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吏情服於水土但繫梧州籍貫微有鄉黨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備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久於其任以責成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土俗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十一

江右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情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甯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輒以患病告歸不得已就見在者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旣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由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

不舉其察又詳矣或七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使之以滋益地方之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不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其磊落自負有過人之才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林壑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

明巨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

邇者繆蒙陛下過采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顧其他矢死就道旣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繇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夾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眾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大費小民不加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遠近略已安靖是皆陛下好生之德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贊於神明固非愚臣意望所敢及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病勢乃日益增劇是殆名浮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三

上〇四

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旣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旣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總兵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皆又安靖行事創濂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廢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思思得粉身齏骨以自効又臣近歲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
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
盡瘁以報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先生疏詞無不懇悃誠實而此養病一疏尤出不得已之真情
非如他人或隨例或有故而引疴者觀其非久遂有南安之變
雖先生盡瘁而死決無少悔然亦可憫矣死未幾而媒孽盜起
亦獨何哉

明臣奏議

卷之四

嘉靖

完

10111

